

明清筆記叢書

清 古 錄

〔清〕顧祿撰

中華書局
影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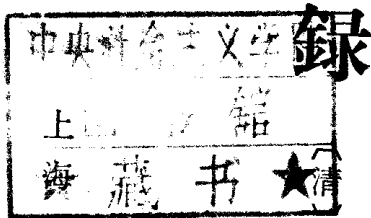


62164

187-12

明清筆記叢書

清 嘉



古籍出版社

顧
祿
撰

責任編輯 史良昭
封面設計 范嶠青

明清筆記叢書

清嘉錄

〔清〕顧 祿 撰

來新夏 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海華書屋 上海發行所發行 南通張芝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插頁2 印張7.125 字數141,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,001—6,0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639 定價：1.15元

前言

《清嘉錄》十二卷，清顧祿撰。

顧祿字總之，一字鐵卿，自號茶磨山人。生卒年不詳。所著《清嘉錄》初刊于道光十年，一書之成當需數年，則此書創編或在道光五至十年間。而《例言》首稱：「余年二十有五，丁母氏憂，閉門却軌，日與父老談吳趨風土。目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輒寄諸子墨，以資歌詠，以助劇談。閱數年，積若干帙，都爲十二卷。」據此，顧氏當生於嘉慶初年，稱之爲嘉道時人當無誤。當時人韋光霽於所撰《聞見闡幽錄》中曾略述其生平說：

「顧鐵卿祿，吳附生。恃才華，縱情聲色。娶妾居山塘之抱綠漁莊。刻《清嘉錄》、《桐橋倚棹錄》。外洋日本國重鋟其版，稱爲才子。爲友人陳某誘致邪僻，事連，同系于官。陳某逸去，祿旋以疾卒。《易》曰：『比之匪人，不亦傷乎！』如曹（按：曹埴，字稼山）、顧兩君，皆可深惜者。」（《吳中文獻小叢書》）

顧氏能詩賦，善畫，長于掌故。所著有《頤素堂詩鈔》六卷，附《清嘉錄》十二卷，道光五年付刊，梓成於道光十年庚寅。次年即隨船傳入日本，得到彼邦學人重視，推其詩爲「各體咸備，衆

妙悉臻，彬彬風雅，比興不墜」。於《清嘉錄》則重其「於土俗時趨，推其來由，尋其沿習，慎而不漏，談而不侈。考證精確，纖悉無遺」（日本朝川鼎書序）。又輯有《頤素草堂叢編》七種，嘉慶二十四年刻本，其中自撰有《雕蟲集》、《駢香儷豔》、《看楓約》、《酒春秋》、《壺中攬勝》五種。別有《頤素堂叢書》八種，所收顧氏自作尚有《紫荊花院排律》、《省闈日記》、《買田二十約》，及《煙草錄》（與褚逢春合著）。此外，顧祿所著筆記《桐橋倚棹錄》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整理出版。

這些著述最有影響的當推《清嘉錄》，這是顧祿記述蘇州風土的雜著。清代的風土雜著頗多，重要都邑幾乎都有，而以談北京、蘇州者爲多。此類著述或隨筆劄錄掌故沿革，或按方位記述城坊建置，或發之於吟詠，或以之爲導遊。其能以月爲序，以節令民諺爲題，敘地方風土人情，娓娓詳備，兼能參稽羣籍，附加考按者，自當以《清嘉錄》爲最。

《清嘉錄》十二卷，每月一卷，按月分條記民間令節風俗，引錄有關詩詞，共二百四十二則。每則之末，搜羅羣書，援以爲證，有一定的資料價值。無怪乎百餘年後尚有學者推重其書說：「顧氏此作，讀之如諫果回味，歷久彌甘。」（王伯祥：《皮稼偶識》，見《中華文史論叢》一九七九年第四輯）

《清嘉錄》雖爲風土雜著，而涉及方面甚廣。尤以對社會情況反映更稱真切，其間雖有迷信

怪誕之說，而頗有助於了解嘉道間社會經濟狀況及民情風俗，所記社會底層生活更爲他書所少見。如卷四《賣時新》，卷六《三伏天》，《涼冰》，《珠蘭茉莉花》，卷七《立秋西瓜》，卷十一《餛飩》及卷十二《年市》諸條均記小商小販的經營狀況甚詳。其記熬糖小販「寒宵擔賣，鑼聲鏗然，淒絕街巷」（《餛飩》）的淒聲悲調似猶聲聲入耳。其記江湖藝人不僅見其自身生涯，也可窺知社會風情，如卷一《新年》條於詳記玄妙觀前雜耍藝人的各種行當時，特別具體地記述瞽男盲女的說唱活動是：「瞽男盲女擊木魚銅鈸，答唱前朝故事，謂之『說因果』」。同一條還記及測字、起課、算命、相面各色人等的覓食狀況以及「逢人祇應」以裝水煙袋爲生的婁人。諸般形象使人若置身玄妙觀前熙攘繁盛之中。

是書還記及剝削階級的奢靡生活，如卷六《虎丘燈船》即記豪民富賈一擲千金無吝色的奢靡生活：

豪民富賈，競買燈舫，至虎丘山浜，各占柳陰深處，浮瓜沈李，賭酒徵歌。賦客逍遙，名姝談笑，霧縠冰紈，爭妍鬪豔。四窗八拓，放乎中流，往而復回，篙櫓相應，謂之「水轆頭」。日晡，絡繹於冶芳浜中，行則魚貫，泊則雁排。迫暮施燭，焜煌照徹，月輝與波光相激射。舟中酒炙紛陳，管絃競奏，往往通夕而罷。

作者自謂「隱寓陳善閉邪之意」（《例言》），其友褚逢春亦云：「《清嘉錄》紀吳中歲時風俗，于

隨事增華中，寓改者即儉之思。」（《桐橋倚棹錄序》）可見此書實兼有民俗學與社會學之雙重意義。

是書徵引羣籍頗稱繁富，作者也自詡搜羅羣書達數百種之多。惜所引多誤，正以見作者未獲永年，不遑訂正少作。翻讀全書，隨手即可拈來多例。如所引書作者有誤，其卷一《行春》、《開門爆竹》、《放煙火》，卷三《放斷鷗》諸則附考均引及《唐高承事物紀原》，然《紀原》諸本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四庫提要》均作宋高承。又如誤《野獲編》撰者沈德符爲孫德符（卷六《狗陂浴》、《晒書》）。至引文與原書相核，或誤或刪或不合原文者所在多有，如引《事物紀原》各條，核之原書，或無此引文，或全段僅一語相合。卷五《划龍船》條引《舊唐書·杜亞傳》稱：「江南風俗有競渡之戲」，而細核《舊唐書》卷一四六本傳則爲「江南風俗，春中有競渡之戲。」其引文脫「春中」二字，則下文定龍舟日期「在春中不在端陽」一語將無所依據。卷三《犯人香》條附考引《舊唐書·王毛仲傳》云：「管閑廐，芻粟之類，每歲回殘，常致萬斛。」而核之舊書卷一〇六本傳則此段語分三處記事：一曰「檢校內外閑廐」，二曰「芻粟之類，不敢盜竊」，三曰「每歲迴殘，常致數萬斛」。顧氏綴合一起，未照引原文，至誤數萬斛爲萬斛，相差數倍。類此固不得言其嚴謹。現書中仍保持原狀，未一一加以訂正。該書于排比引文之中，時時「參以己見」，爲閱讀通暢及醒目計，凡引文與原文無根本性質之出入者，則仍加引號，以別畛域。少量易滋惑誤者，則酌情出

校。但希望讀者使用書中所引各書資料時當追查原書，而勿以此爲據。

是書初刻於道光十年庚寅，有宛山老人顧承序，稱此書書名本於陸士衡「土風清且嘉」之句。並稱此書：

「薈萃羣書，自元旦至於歲除，凡吳中掌故之可陳，風謠之可采者，莫不按節候而羅列之。名之曰《清嘉錄》，洵吾吳未有之書也。」

另有劍峰老人顧日新序一篇。作者《例言》六則，述編纂緣起、資料來源及體例等甚備，可供讀全書之參考。別有題詞若干則。道光十二年五月，顧祿遠道托人帶扇頭題詩及畫贈日本學者朝川鼎，並請他爲《清嘉錄》題詞，於是朝川鼎便與友好積極商洽壁畫《清嘉錄》的翻刻事宜。另一學者安原寬還對全書加以校訂翻刻。現傳本簡端有校訂十數條，疑即安原寬所校。日翻刻本於道光十七年（日天保八年）丁酉七月刻竣。

光緒三年，葛元煦據日刊本收刻《清嘉錄》於《嘯園叢書》中，四年刻竣。葛氏特寫跋以志刊行緣起：

「《清嘉錄》十二卷爲吳縣顧鐵卿所撰，將吳中風俗，分十二月詳晰編載，不憚煩瑣。其中溯源往事，博引羣書，洵爲雅俗共賞。惜原版久已遺失，故吳中罕見是編。近從日本覓得翻刻本，亟付手民，重爲鋟版，俾入境者作采風問俗之資，握管者爲數典正文之助，恐

《中吳紀聞》、《千金》、《四民月令》等書不得專美於前矣。光緒四年戊寅仲春月仁和葛元煦理齋識。」

光緒十七年辛卯秋，又有上海樂善堂據日刻本翻刻，封裏別署《吳門風土記》。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第六帙收有顧祿著《吳趨風土錄》即此書節本，各則僅有記事而無歌詞及徵引著作，可供瀏覽，難作依據。

一九六二年八月，顧頤剛、俞平伯及王伯祥諸氏擬編印《吳門風土叢刊》，「即以此書及《桐橋倚棹錄》、《樹之干》、前冠蔡雲《吳歛百絕》，後綴袁學瀾《蘇臺攬勝詞》、《虎丘雜事詩》、《姑蘇竹枝詞》、《田家四時詩》、《吳門新年雜詠》、《歲暮雜詠》六種。」（王伯祥：《度稼偶識》）惜其事未果。

《清嘉錄》刻本較多，僅據知見，撮述如次：

一、原刻本據日本朝川鼎書序中說，附刻於《顧素堂詩鈔》之末，「梓成於道光庚寅首夏」。此本據顧頤剛《桐橋倚棹錄·題識》稱「已不易覩」。近在華東師大圖書館見愚齋（盛宣懷）藏書中有《清嘉錄》四冊，無日人校刻痕跡，扉頁正面刻「道光庚寅孟夏，清嘉錄，何桂馨題」。頗疑此本爲原刻本。

二、日刻本係據原刻本翻刻，據朝川鼎書序說，係由校者安原寬「捐俸授梓」，於「丁酉七月校刻竣工」，丁酉爲日天保八年，清道光十七年。據《夜讀草》作者所見，爲知言館刊本，有朝川

鼎序。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著錄此本爲「天保八年江戸須原屋佐助等覆道光十年刊本」。上海圖書館所藏《清嘉錄》一種爲五冊，扉頁正面有何桂馨題籤，反面刊「東京樂善堂藏版記」，則此本當爲日翻刻本，但此本無朝川鼎序，或改裝時遺落。

三、又一本封裏鐫道光庚寅孟夏，何桂馨題《清嘉錄》，似翻刻原刻本封裏。有日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朝川鼎撰序。每卷卷首除署「吳縣顧祿鐵卿撰」外，尚並署「日本久居安原寬得衆校」。簡端時有方塊校記，則此本顯非原刻。此本無日本大窪行等三人題詞。大窪行等題詞小序稱：「比先生書近作七首贈朝川善庵以求序，並徵我輩題詞」數語，與朝川鼎序所言：「豈意君亦謬聞余虛名，壬辰五月，扇頭題詩及畫托李少白以見寄示，且屬題詞於《清嘉錄》，二者正相合。壬辰爲道光十二年，大窪行等題詞當在此後不久，而十七年竣工的日翻刻本自應錄入。《夜讀草》作者定此本爲日翻刻本，而於無大窪行等人題詞則釋爲「不知何故」，此說無充足理由。此本似不得遽定爲日翻刻本。

四、又一本封裏格式與上一本同，但有日本大窪行三人題詞而無朝川鼎序，也未署日校者名。全書版式與上一本略異，即此本每卷卷首書名與卷次分列二行，而上一本則書名與卷次連爲一行，但簡端無方塊校記。《夜讀草》作者以此本爲原刻本，並記稱：「頃於琉璃廠得原刻《清嘉錄》四冊，內容與翻本無異，唯題詞多二紙，有日本大窪（窪）天吉等三人詩三首。」此說未妥。

大宦行三人題辭係見原刻本後所作，原刻本豈得有大宦等題詞。故此本並非原刻。

五、光緒三年《嘯園叢書》本，據葛跋乃據日翻刻本而重刻者，無日人序及題辭，也不署日校者名，簡端無校記，但有按校記改正處，也有並未改正而仍沿舊誤者。此本刊行緣起，葛跋言之甚明。

六、光緒十七年上海樂善堂據日翻刻本刊行本，版式與第一種全同。僅扉頁不用道光庚寅何桂馨題籤而改爲「光緒辛卯年仲秋之月吳門風土記上海樂善堂藏本」字樣。有日人序而無日人題詞，當爲翻刻時所刪略。各卷目錄集中於全書之首而非如其他諸本的分隸各卷卷首。簡端有方塊校記，但不如第三種本所附校記之全。

七、據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目錄》著錄：日人長澤規矩也輯《和刻本漢籍隨筆集》，昭和四七——四九年東京汲古書院景印本，其第十一集收印《清嘉錄》。

本書以第四種爲底本，以一至三本對校，並以所引各書之原文適當進行參校。據對校本，收入朝川鼎序。第三種本子簡端所附方塊校記均認作日翻刻本所校，併入本書校記，以備參稽。

來新夏

一九八三年三月

序

顧承

時序之書，昉於《夏小正》及《呂氏·月令》。至李唐時，永興虞氏《北堂書鈔》、渤海歐陽氏《藝文類聚》，爲類書嚆矢，雖頗及時令，而猶未大備。近世《董氏類傳》出，而終歲典故，始集其成，然未有專指一方風土者也。吾吳古稱荆蠻，自泰伯、虞仲以來，變其舊俗，爲聲名文物之邦，陸士衡所云「土風清且嘉」者。迄於今，文采風流，爲天下冠。然江湖雄闊，川澤沃饒，雜處五方，商賈輻輳，世運遷流，風會不無少靡。吾家鐵卿薈萃羣書，自元日至於歲除，凡吳中掌故之可陳、風謠之可采者，莫不按節候而羅列之，名之曰《清嘉錄》，洵吾吳未有之書也。夫千里不同風，百里不同俗。雖時序之在天下，薄海皆同，而一方有一方之風土人情，不可得而強也。吳趨風氣，日變益新，如五音之繁會，五色之陸離，其可無紀乎？此書出而行之海內，吾知其不脛而走也。予於是竊有感焉：昔言子子游，游聖人之門，列文學之科，流風漸被數千百年，天下皆以吾吳爲文章淵藪。然文勝則實漓，驚於外而遺其內，非聖人忠信之教也。吳中今日，文亦少勝矣。鐵卿之訂是書也，其亦有微意也歟？是爲叙。道光十年六月朔日，宛山老人承書。

序

顧日新

《禮》：「君子入境而問禁，入國而問俗。」又曰：「禮從宜，使從俗。」古之人欲周知風俗也如此。三代以上，其書不可得而考已。後世與地之書，大都詳及沿革、選舉、人物、山川，而間涉於風俗。嗟夫！人各偏處一方，其欲周知之也，不亦難乎？雖聞，其能詳乎？小阮鐵卿明經，以超雋之才，喜著述之事。讀書之暇，纂列吳中歲時瑣事，凡十二卷。訪諸父老，證以前聞，糾繆摘訛，秩然有體。莊子謂「道在螻蟴」，「道在尿溺」。夫螻蟴、尿溺，至微且濁矣，而不嫌每下而愈況。蓋天地之至道，貫於日用人事，其傳之於世者，皆其可筆之於書者也。昔張勃作《吳錄》、陸廣微作《吳地記》、范成大作《吳郡志》、王鏊作《姑蘇志》，皆以吳人記吳事。今其書雖或佚或存，而其名終不可泯滅。然則鐵卿之爲此書，其繼古人而傳之也可必矣。僕居吳，而猶且欣然流覽焉，況其爲遼絕闊遠之人，足跡曾未嘗一至者乎？劍峰老人日新序。

序

朝川鼎

近刻清人詩集，舶到極多，以余所見，尚有二百餘部，而傳播之廣且速者，莫顧君鐵卿《頤素堂詩鈔》若也。梓成於道光庚寅首夏，而天保辛卯三月，余得諸江戶書肆玉巖堂，蓋冬幫船所致也。夫隔海內外，而船舶往來，一年僅不過夏冬兩度，又且長崎之於江戶，相距四十日程而遠，然而其書刻成不一年，自極西而及於極東，所謂不脛而走，是豈偶然哉！今誦其詩，各體咸備，衆妙悉臻，彬彬風雅，比興不墜，如詠古諸什，最多傑作，皆中晚唐人之詩，宜其行遠而傳世也。末又附《清嘉錄》十二卷，蓋紀吳中民間時令也。吳，古揚州地。東際大海，西控震澤，山川衍沃，水陸所湊。唐宋以來，號稱繁華之區，亦江南一大都會也。如星野、山川、城郭、土田、人物、食貨、災祥、藝文之類，縣志邑乘，或能詳之。至其歲時瑣事，則略而不言；即一二言之，亦不致詳細。蓋恐其涉蕪雜也。然土風民情，於是可見，則其所關係，亦自不小，豈可闕哉！古有采詩之政，以觀民風，今無其政，又無其詩，在上之人，何以周知天下風俗而移易之。然則紀其土風，以備採擇，亦古人貢詩之意也。顧君，詩人也，其合而刻之，意或在斯乎？故於土俗時趨，推其來由，尋其沿習，慎而不漏，諛而不侈，考證精確，纖悉無遺。然後土風可以觀，民情可以知矣。

是在上之人，固所欲聞者也。若其廣耳目而資學問，抑又餘波所及，而余輩受賜多矣。余私心竊謂，填海爲平地，縮地爲一家，儻獲親接塵教，聞所未聞，不知當何如愉快也。悵矣心飛，無翼何致，徒付一浩歎耳！豈意君亦謬聞余虛名，壬辰五月，扇頭題詩及畫，托李少白以見寄示，且屬題詞於《清嘉錄》。余才學謏劣，何能任之。然傾慕之久，又何可無一言題簡端，以結知緣。於是與二三子相謀，先將翻刻其書，更爲叙行之。而余適嬰大疾，瀕死數矣。至今筆硯荒廢，塵積者三四年。以故遷延度歲，不果其志，深以爲憾。久居安原三平，好學樂善，勇乎見義而爲。一日慨然謂余曰：「顧君之於先生，可不謂相知乎？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。若無知於知，何以相知之爲？吾當爲先生代刻之，庶幾其不負相知哉！」遂捐俸授梓。今茲丁酉七月，校刻竣工。適又聞甲斐門人大森舜民，亦將刻《頤素堂詩鈔》。今與斯書合而行之，其傳播之廣且速，亦如前日自西而東，海之內外，無所不至，豈不愉快哉！然後乃知顧君必不以余爲負相知，抑又二子之賜也。因序。天保八年丁酉八月，江戶後學朝川鼎撰，菱湖卷大任書。

題辭

隨到隨編不叙爵齒

吳趨自古說清嘉，土物真堪紀歲華。一種生涯天下絕，虎丘不斷四時花。

《歲時》《風土》有成書，《地紀》《陳編》富五車。今日殺青應更別，風謠絕勝太康初。 一山何

桂馨。

壤叟韓童寫性情，風謠也許頌承平。從今暮雨瀟瀟曲，不是吳歌第一聲。

唱徧《楊枝》又《柘枝》，何須萬里採風詩。秋菰春韭尋常品，生在家鄉便繫思。 篆香蔣賡壩。

四時好景從頭記，巴省識、繁華如此。蘇臺春色縱無邊，誰題徧、月名十二。 童謠悟微

風人旨，方共羨、文情斐亹。他年試與采輶軒，佇見貴、洛陽名紙。 右調《步蟾宮》。 果泉陸準。

算天堂，福地蘇臺稱最。有無邊良辰美景，賞心樂事難賽。誰編成《歲華紀麗》，把清嘉舊俗駭載。換到桃符，喧來臘鼓，年光好處供摹繪。纔開卷，詩情畫本，到眼盡來會。《吳地記》，

別開金屑，《海錄》同碎。羨鴻才，黃門後裔，著述都超羣輩。取《荆楚歲時》餘例，更仿《東京夢華》類。吮墨晨書，然脂暝寫，擷芳尋勝儘補綴。待他日，輶軒旁采，圖志說家外。流傳徧，擬賦《吳都》，洛下賤貴。右調《多麗》。 銘人陸偉堂。

梧宮花草半莓苔。住蘇臺，憶蘇臺，偶把一年好景爲安排。生面特開吳地誌，供摹繪，正連番，風訊催。信催訊催時漫推。剛雁來，又燕回。記著記著，記不了，鬧杏探梅。已覺金迷紙醉賞心諧。不數《夢華》同《紀麗》，披覽處，賦新詞，待取裁。右調《江城梅花引》。 拈花陸寶傳。

遮眼羣書在，誰堪著作林。窗燈沈短焰，檐雨滴愁心。歲月閒中得，光陰卷裏尋。極華須返朴，望古意何深。

直抵姑蘇詠，先知風俗通。千枝花剪綵，五色綫翻絨。臘尾年頭轉，方言闌語工。黃車如見采，搜討寓深衷。 小泉蔣如洵。

婆心能宛轉，風世使還淳。巷議街談古，山謠農諺真。吳趨傳舊俗，要術補《齊民》。別志姑蘇體，斑斕節物新。 蠡漁林琛。